

施定柔
著

沂川往事

下

爱你，
是这故事的开始，
也是这故事的结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沂川往事

下

爱陈，
是故事的开始，
也是这故事的结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沥川往事(上、下册) / 施定柔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339-3729-4

I. ①沥… II. ①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2037号

选题策划 柳明晔
责任编辑 王晶琳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内文设计 田 斜
责任校对 许红梅 陈 玲
责任印制 朱毅平

沥川往事(上、下册)

施定柔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 479千字

印张 30.25

插页 2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729-4

定价 59.80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沥川往事

Chapter 30 001

以前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沥川经常干这个事来逗我，用中世纪腔的英文来读牛黄解毒丸的说明书，笑得我满地打滚。

Chapter 31 006

一别多年，每当我路过一个星巴克，或者闻到熟悉的咖啡味时，都会心头忽乱，莫名地紧张，以为会再次遇见沥川。

Chapter 32 016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沥川，还有濒危的动物、枯竭的资源、污染的大气……我要保护动物，我要关心地球，我要成为一个白水素人！

Chapter 33 027

我们在黑暗中无声无息地做爱。沥川的身体非常柔弱，而我却因愤怒而变得粗暴。

Chapter 34 038

好不容易和沥川在一起，除了争吵还是争吵。沥川说什么也不肯告诉我实情。也许，真的是缘分尽了吧。

Chapter 35 044

我和沥川的战争，正规战场已全军覆没，现在转入游击状态。所以，得坚持毛爷爷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Chapter 36 055

在我面前的沥川一贯极度要强，从来不愿意让我看见他虚弱的一面。如果能够，他会极力遮掩；如果不能，他会逃得无影无踪。

Chapter 37 062

我反复问自己：没有沥川，我可不可以过下去？没有沥川，生活还有没有意义？答案很简单：没有沥川，我不是也过了六年吗？

Chapter 38 073

我知道，我又做过头了。因为从此之后，沥川再也不接我的电话了，连 René 和霁川都不敢和我多说话。

Chapter 39 079

我们有多少天没见了？八十天了吧？每次分别都那么长，长到足以淡忘了他的容貌，长到所有的恨都消失了，所有的伤都愈合了，转眼间又变成了爱。

目录
沥川往事

Chapter 40 097

他自然而然地又挽住了我，继续牵着我，继续在湖边上漫步。我紧紧地跟着他，感觉有点不真实。我和沥川，有多少年没像一对情侣那样走在大街上了？

Chapter 41 104

甚至我想，如果今夜沥川死在我的身边，他会快乐，我会满足，也许这是个美好的结局。

Chapter 42 113

那声音好像一颗子弹击穿了我的心脏，我的身子猛然一震。直起腰来，转过身去，看见沥川站在阴影之中。

Chapter 43 118

毕竟，沥川回来了，就像太阳回到了太阳系。一向只有自转的我，顿时滑入了公转的轨道，有风有雨有引力，一切回归正常。

Chapter 44 132

我回味沥川说过的每一句话，回味 René 看我的眼神。我知道，沥川日近一日地病入膏肓，他说不能再给我五年，是真的。

Chapter 45 144

沥川，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只要你要我回来，哪怕只是一个眼神，我就回来！

Chapter 46 157

霁川与沥川相貌很相似，可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相似过，以至于一眼看见他，一直保持镇定的我立即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Chapter 47 173

我感到幸福，也深深感谢上苍。毕竟，我所爱的人还活着。

Chapter 48 176

我觉得，这么些年后再见沥川，我没有激动，没有兴奋，已经木讷了。

Chapter 49 190

海关官员忍俊不禁，“当”地一下，给我们的结婚证也盖了个戳，“祝你们新婚快乐！”

目录
历川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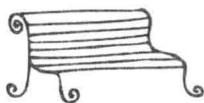
番外一：书店 191

番外二：圣诞 195

番外三：超市 200

番外四：孩子 211

特别番外：戒指 232



Chapter 30

以前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沥川经常干这个事来逗我，用中世纪腔的英文来读牛黄解毒丸的说明书，笑得我满地打滚。

我双眼肿成大核桃这一现象一直持续了一个礼拜。不管人家信不信，我的官方解释是我的眼睛被某种有毒的虫子蜇了。我从来不去餐厅吃饭，免得成为好事之徒的笑柄。如果不得不出门，我就戴上墨镜，用围巾包头，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如果不得不讲话，我尽量显得充满热情：“嗨！小丁，我刚出去吃了碗敲鱼汤，隔壁那家馆子的。想不想下次一起去？”——他当然不会去。有家有口有老人，放着高级宾馆里的免费三餐不吃，自己掏钱下小灶？No way.在走廊上碰到苏群，我叫他，故做亲热状：“苏先生，想不想去逛商场？买点土特产回去给太太？我路熟，我陪你！”他看一眼自己的结婚戒指，摆手，“谢谢关心，太忙不去了。”若在走廊上遇到沥川，我扭头就走。不见他少生气，我多活几年。

在这一星期，CGP的工作人员终于在截止期前递交了所有的文件。René的模型也全部完工了。本来，他还指望我能带他去雁荡山，看见沥川那张阴森森的脸，再看见我的大核桃，吓得不敢提了。还是霁川带他去玩了两天，回来时给我带了几包冻米糖。当天晚上，René敲我的房门，送给我一个放在玻璃罩子里的小模型。我一看，是沥川的“鹅卵石”，用玻璃和钢丝做的，里面镶着个小灯泡，光线透出来，朦朦胧胧，非常逼真，非常漂亮。

“安妮，这个送给你，喜欢吗？”

“挺喜欢的，谢谢。”

“安妮，听我说，Alex不是故意要得罪你的。”——原来，是替沥川圆场子来了。

“René，看来你是知情的，对不对？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要得罪我？”

“你问他自己啰。快些问，明天presentation一完他就走了。”

“他不走，他会留在北京。”



René看着我，一脸的不相信，“怎么会呢？机票都买好了。”

“不信你去问他。”

René的神情忽然变得很严肃，“是你让他留下来的？”

“是的。”

“你能改变主意吗？沥川必须回瑞士！”

“为什么？”

他欲言又止：“如果你为Alex好，就让他回瑞士。你可以去瑞士看他，机票我出，住在我家里，无论你想住多久都成。”

我在猜测他的话，过了一会儿，我点头，“行，我可以劝沥川回瑞士。不过，你得告诉我他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没法告诉你。”他沮丧地垂下头，“你若是为Alex好，就让他回去。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René，”我说，“你来温州之前就认得我？”

“我认得Leo，Leo是Alex的哥哥——是的，我认得你，还看过你的照片，大大的，挂在Alex的卧室里。你是Alex的第一个女朋友嘛。Alex在认识你之前都是Virgin（处男）。我们天天笑他。安妮，我邀请你来苏黎世玩好不好？我住的地方和Alex很近。冬天可以一起去滑雪。你看过Alex滑雪没有？他一条腿滑得比两条腿的人都棒。”

不行了，感动了。呜……

“可是沥川说了，他不要我了。”我的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我不去瑞士了。不过，我可以帮你劝他回去。反正……在这里每天看见他，他又不理我，我更伤心。”

“不要！不要伤心！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相信上帝吧！”René张开双臂拥抱我，安慰我。

我抬起头，看见沥川正好从房间走出来。

我从René的怀里抽出手，小声说：“René，沥川在看着我们。”

René吐吐舌头，对我做了一个鬼脸，“完蛋了，Alex要找我算账了。”

我接过模型关上房门。果然听见沥川和René在走廊上用法语争执了起来。超级郁闷啊，当年为什么就是赌了那口气，二外没选法语呢？不过，如果我真的学了法语，沥川该用德语吵架了，我还是听不懂。

我缩在房间里准备明天的翻译资料。经过一周的专家审评，相信C城区改



建的方案已达成诸多共识。入围的最后四家谁能夺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明天上午十点的评标会议。会议上,将由每个设计公司的代表先作最后三十分种的陈述和答疑。然后,退席,由专家团进行最后评议,确定此标的最终人选。

那三十分种的陈述是沥川自己用英文写的,然后我又译成了中文。我修改了一些词句,让全文读起来更加接近口语、更有诗意,也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沥川曾经受过专门的朗诵训练,声称自己做过学校广播台的播音员。他最擅长朗诵的是莎士比亚,能将手头上的无论什么东西,产品说明书也罢,新闻头条也罢,业务报告也罢,读得声情并茂,催人泪下。以前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沥川经常干这个事来逗我,用中世纪腔的英文来读牛黄解毒丸的说明书,笑得我满地打滚。我们交流工作全在E-mail中进行,我信守承诺与他保持“同事”关系。沥川的邮件落款有时还加个“take care”,企图显示点人情味,而我的E-mail则既无落款,亦无署名,就事论事,无一余字。

Final presentation说来就来。

沥川的陈述排在最后。在此之前,很多人被田小刚炫目的“帝王式”设计弄得动容,印象深刻。作为专职翻译,我被安排坐在沥川的身边,以防评委提问时会有他听不懂的问题。我听见沥川用冷静清晰的嗓音说:“……CGP一贯推崇持久、保值的现代建筑风格。我们的设计忠实于结构的合理与多样化,并与当地特色鲜明地结合在一起,不在装饰性的部位表现短寿的后现代口味,亦不靠营造激情来打动观众。在设计理念中,我们融入了道家返璞归真的思想,并在山水诗的意境中寻求中华古典精神的再现……”

沥川把我写的中文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相信在座的人都被他抑扬顿挫的声调、声情并茂的解说给打动了。我坐在台上,一直注意观察田小刚的表情。实际上,外行如我的人都听出了田小刚设计的主要问题。他在剧院的外观效果上下了太多功夫,使剧院在日光下看上去灿烂而惊艳。可是沥川却把主要的用心放在灯光上。剧院的活动毕竟是夜间的。沥川一面讲解,一面调暗室内灯光。René的模型在几十个小型射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恍如仙境,充分地体现了沥川想要的夜间效果。

接下来是答疑时间。开始的几个问题很简单。我几乎用不着翻译,沥川用简洁的中文一一解释。紧接着,有一位评委问道:“王先生,请问你的C城剧院,也就是这个鹅卵形的建筑,究竟体现了怎样的道家思想和山水精神?”



这个评委在建筑界人称“杀手”。他在本行业有很高的声望，却一向以刻薄尖锐闻名。他曾给第一个陈述人——也就是迦园国际的田小刚——出了一个难题，弄得他当场沉默两分钟，然后才开始回应，答案还不尽如人意。

我听见沥川说道：“评委先生，这个鹅卵形的方案是我在细读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的诗歌中找到的灵感。”

他的表情完全镇定，可我却从他的话音中听出了一丝忧虑。他显然担心这个人会在这个问题上作过多纠缠。毕竟沥川长在国外。谁都知道，他不大可能懂太多的中国古诗，尤其是以艰奥、隐晦、用典和词藻著称的谢诗。

“那么请问王先生，究竟是哪一首谢灵运的诗给你带来了灵感呢？”那个“杀手”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追问。

只听见沥川答道：“诸位不要见笑。我是外邦人，虽然我努力学习中文，我的中文水平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深度，可以全部领会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妙。所以，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设计，我请我的翻译谢小姐将谢灵运的诗歌译成了英文。相信我，谢灵运的诗，即使是用英文来读，也很优美。我记得我是在这样两句诗中得到的灵感：Cliffs are steep, mountain ridges crowded together, Islands wind around, sandbars are joined one after another. White clouds embrace the secluded rocks, Green bamboos charm the clear ripples.^①我觉得，前面两句的描述很适合C城区在温州的地理实况，而后一句则直接启发了我的设计。”

说罢，他转身向我，说：“谢小姐对中国古诗造诣很深，我请她来告诉大家中文的原文。”

奶奶的，一块烫手的热山芋就这样扔到了我的手上！

我站起来，鼓着两个核桃眼，向众人微微一笑，“王先生朗诵的这首诗，出自谢灵运的《过始宁墅》。原句是：‘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沥川接过我的话头，继续说：“谢谢谢小姐。我所设计的正是一块这样的幽石，灰色光滑的表面，可以倒映天空的云彩，既体现了‘白云抱幽石’的诗境，又与‘清涟山庄’的名称相呼应。同时也是对谢灵运这位在温州写出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样绝世名句的山水诗人表示敬意。”

他话音刚落，众人居然鼓起掌来！我看见田小刚的脸变成了黑色。

①此处谢灵运诗歌的精美英译均选用美国汉学家 Stephen Owen(汉名：宇文所安)先生的译文。



所有的陈述人全部讲完之后,大家都退到偏厅等待最后结果。

过了十五分钟,评审团的主席谢鹤阳从大门中走出来,径直握住沥川的手,“王先生,评委一致投票同意了CGP的设计方案。祝贺你们。”

结果在大家的预料之中。沥川笑着和他握手。我一直紧紧地跟着沥川,生怕那个谢主任说的“温州”普通话沥川听不懂。

寒暄了一阵,谢鹤阳将沥川一路送出大门。在大门口,他忽然说:“王先生,你去过楠溪吗?”

“没去过。”

“我出生于楠溪的鹤阳古镇,是谢灵运的后人,所以对你的方案备感亲切。当然,我个人的意见不能左右专家的投票。不过,你的陈述让我们重新体会到了中华文明永恒的魅力。”

“谢主任,我也是中华的后人,我对祖先的文化备感骄傲。”

接下来的话,我们更想不到了。谢鹤阳说:“那天的晚宴,谢谢你照顾我的母亲。她到现在还念叨着你。”

“您……的母亲?”

“家母姓花,是美院的退休教授。”那个戴假牙的老太太!

沥川在车上接受了众人的祝贺,谦逊地说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回到宾馆的时候,他又特地来谢我,说我的翻译帮了他的大忙。要给我发特别的奖金。我想了想,忽然问:“我译了那么多首谢诗,怎么你偏偏对这一首印象深刻?”

他微微一怔,说:“因为你很少有拼写错误,只有这一首,有个单词你拼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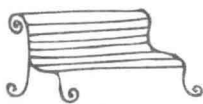
我是用word来自动进行拼写检查的,没有红线了才会把文档发给他。因此,我不服气,抱着胳膊,鼓着眼睛说:“是吗?不大可能吧。哪个词拼错了?”

“‘Ripples(波纹)’你写成了‘Nipples(奶头)’。害我琢磨半天,那个竹子和Nipple是什么关系。”

我大窘,“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岂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怎么不可能?”他说,“你一向心术不正。”





Chapter 31

一别多年，每当我路过一个星巴克，或者闻到熟悉的咖啡味时，都会心头忽乱，莫名地紧张，以为会再次遇见沥川。

我是南方人，不习惯干冷的北方。因为认识沥川，我喜欢上了北京。毕业的时候有去上海的机会——其实上海才是我真正的老家——我都放弃了。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整个北京城都弥漫着沥川的气息。一别多年，每当我路过一个星巴克，或者闻到熟悉的咖啡味时，都会心头忽乱，莫名地紧张，以为会再次遇见沥川。现在，我即将离开温州，因为见到了沥川，我又对温州恋恋不舍。

René说，在瑞士小镇的街头散步，会有老人上来和你说话，听不懂的语言，请人翻译了才明白，老人只是想和你握握手，并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过十字路口，为让一个不识路标的行人，汽车会猛然刹车，停在离你十英尺的地方。在美国，同样的情况司机早就破口大骂了，而瑞士人却会好脾气地向你笑一笑，挥挥手，给你让路。“Swiss people are freaky nice!”

除了沥川，我唯一认得的瑞士人就是网球明星罗杰·费德勒。我觉得沥川的笑容和费德勒非常相似：很温和，很善意，很谦逊，没有狂喜的姿态，有一点点保留，有一点点羞涩。

中标的当晚，大家去了这个城市最豪华的酒楼庆贺。很多人都喝高了，René喝了半瓶五粮液，喝趴下的有包括张总在内的五六个。只有沥川在雾川的严格监督下滴酒未沾。除了服务员，我是这群男人当中唯一的女人，大家动不动就把我当秘书用。据说以前的朱碧瑄也是这样。我得提前到场安排菜单，和经理谈酒水的价格等。虽然我也爱喝酒，但在这种场合下发酒疯是不合适的。我只喝了一杯干红，非常节制。

吃完饭，喝趴下的人全被出租车送回了宾馆。没喝趴下的留在KTV包房K歌。我可不想挤在一大群半醉的男人当中给他们当免费“三陪”，于是就说有



点犯困,担心明天会晕机,想早点休息,和江总打了个招呼后溜之大吉。

我从洗手间出来,在门口碰见了沥川。

“你回宾馆吗?”他问。

“……不回。”

“要不要叫辆出租车送你?”

“不用,我散步回去。”我穿着一件羊毛短裙,裹着一件很厚的披肩。温州的冬天其实并不太冷。

我的眼睛依然是两个核桃,看他的表情也还是一副一触即发的样子。

他没有坚持。

酒店的门是那种金色的不锈钢“十”字大转门,推起来非常沉重。我悄悄地想,沥川的腿不方便,走这种转门会很吃力。所以走到门口时我突然说:“等等,还有别的门吗?我不喜欢走这种门。”

“Claustrophobia(幽闭恐惧症)?”他转身问我。

“不是……”

目光一个来回,他就猜到了我的用意,策杖径直地走进门去。我尾随而至,将转门轻轻拉住,不让它转得太快。他的行动在转门中果然有些迟缓。不过,他很快就出来了,我也很快跟了出来。走到露天的台阶,他对我说:“以后像这种情况,让我走在前面,行吗?我是男士,门很重,理当由我来推门。”

“不是说女士优先吗?”我反问一句。

“如果门已经转动了,你可以先走,我来殿后。”

“不会吧,这都是哪个年代的规矩啊?”看他一本正经地嘱咐我,我只想笑。

“不是什么规矩,只是让你更加方便,如此而已。”

“说到方便,我倒觉得,应当是行动方便的人照顾行动不方便的人。”

“谢谢提醒,我行动很方便。”沥川毫不示弱,一句话顶过来,我愣了半天,居然没法回嘴。

说罢,他挥手叫出租车。看见他坐进去,我也钻了进去。

“不是说要散步回去吗?”他问。

“前面有个关公庙,一直想去看看。今天正好顺路,你陪我去吧。”他冷冷地坐着那儿,弄不懂我的意思,干脆一路都不说话。我对司机说:“劳驾,关公庙前停一下。”



车开了不到十分钟，关公庙就到了。我和沥川一起下车。

很小的庙，却有很盛的香火。门前一排大红灯笼。当中立一丈许木人，手拿一杆大刀，面如重枣，长髯飘拂，气概威武，头顶有四个大字：“义炳乾坤”。

齐膝高的门槛，沥川进去的时候，有些麻烦。他不得不用手将义肢的那条腿抬起来，才能越过去。我们一起来到关公面前。

我点了三炷香，对空遥拜，念念有词，然后说：“沥川，听说过《三国演义》吗？”

“听说过。”

“知道刘关张结拜的事吧？”

“知道。”

“沥川，我要和你结拜。”

“什么？”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

“我，谢小秋，要和你，王沥川，结拜成兄弟。”

他的目光转向迷惑，“为什么？”

“你知道，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兄弟关系要好过同事关系。”

他摇头，“不明白。”

“道理很简单。如果是同事关系，同事可以在任何时候发展成恋人。你肯定不希望我们的关系朝这个方向发展，对不对？”

他点头，“对。”

“所以同事关系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我看着他的眼睛，不让他移开目光，“可是，兄弟就不同了，兄弟是不能发展成恋人的。如果那样的话，就成了乱伦。乱伦的事，你我肯定不会做，对不对？”

他冷眼看我，不吭声，不接话，猜想我在耍滑头。

我继续说，声情并茂：“想当年，刘关张三人义结桃园，以乌牛白马为祭，发誓此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每次看到这一段，我都特别激动。”

沥川皱眉，好像我是个外星人。

不管那些，三炷香塞到他手上，我对着木人朗声发誓：“苍天在上，黄土在下，我谢小秋与王沥川，于今日此时，关帝面前，结成兄弟。从此之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是的，诸位看官，我在重复某个武侠小说的情节。武侠小说我看得太多，



究竟本出何处，一时想不出来。我觉得，我和沥川的问题现代方法解决不了，只能换成古代的。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地方——古庙、古像、古老的线香、古老的香炉。在充满古意的蜡烛烛光中短暂地穿越一把。从古到今，多少人是演着戏来谈爱，而我却是为爱演戏。想想看吧，我有多累。

我慷慨激昂地念完誓词，却发现沥川侧身看我，连连冷笑，“我是男的，你是女的，请问，我们怎么会是兄弟？”说罢将手头的线香掐了，扔进香炉，掏出手绢擦手，打算要走。

沥川这人外表温和内心倔强，一旦打定了主意，就休想回头。

“等等！”我拉住他，“这正是今天要你来的目的。只要你和我结拜了，我发誓从今往后我在你面前，只是男人，不是女人。我跟你，是雄性之间的关系。”

面前人的眉头已经皱成了一个大大的“V”字，“雄性？”

“你当然知道，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种关系，恋爱只是其中的一种。对我们来说，它可以变得重要，也可以变得不重要。如果把这一层关系砍了，我们之间就会很轻松。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进一步粉身碎骨，倒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说呢？”

我舔了舔嘴唇，都不知道这些话是怎么冒出来的，其实我一点也不想这么快就升华了。可是，沥川显然被我这一大串排比句搞糊涂了。我继续苦口婆心：“如果你和我结拜了，一切就了结了。我向你保证，我马上走向新生活，马上开始找男朋友。然后恋爱、结婚、买房、生子、孝敬公婆、购买养老保险，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

他听得有点发呆，看着我，半天才说：“你保证？你真的能保证？”

“当然了！关爷爷是什么人？关爷爷是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我在他老人家面前撒谎，不怕天打雷轰啊？”我用力拍了拍沥川的肩膀，“沥川，你们瑞士人一向豪爽，你爽快一点，别给你们的文化抹黑，好不好？”

老实了。沥川以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古老传统，老老实实地跟着我在关爷爷面前发了誓。

“哎，”我拍了他一下，“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老大，你得罩着我哈。”

“不论我是你的老几，”沥川瞪着大眼睛，很真诚地对我说，“我永远都会罩着你。You can always count on me.”（你总可以指望上我。）

沥川有所有喜爱中国文化的老外都改不了的毛病：对咱们的文化热爱到



五迷三道的地步。比如，沥川对我们的佛教建筑赞不绝口；见有什么宗教仪式，就虔诚礼拜，生怕别人拿他当外国人。

这话他说得出自肺腑，我听得心潮澎湃。要知道，不论是恋人、朋友，还是兄弟，谁对你说这句话，都不容易。

下面这句话，是从我口中激动地蹦出来的，绝对不是月亮，绝对不能代表我的心：“沥川，你还是回瑞士吧，不必惦记我了。俗话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你只要记得不时地给我发个E-mail就行了。”

他看着我，神态很有些吃惊，“你——让我回瑞士？”

“嗯。”我吸着冰凉的空气，鼻子酸酸的，心中的那根弦就要断掉了。索性爽他一回：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新年新气象。你说的，对吧？”

他站在那里，半天没吭声。过了一会儿，才“嗯”了一声说：“走吧。”

过门槛时，我扶了他一把，他没有拒绝。

临上车时，他忽然说：“小秋，你变雄性别变得那么快好不好？好歹给我个过渡期。”

我幽幽地看着他，心很痛很痛，“沥川，现在你是不是轻松了一点？”

他没有回答。

一夜稳睡。

第二天，收拾行李，大家坐飞机，两个小时之后到达北京。

亲人们早已挤在人群之中，一阵拥抱后各自回家。René和霁川直接转机回瑞士，沥川说温州项目刚刚开始，还有许多跟进的设计点明要他负责，他会留在北京一段时间。

我们一直走在一起，约好一起叫出租车。可是，刚走出人群，我就听见有人叫我。

“安妮。”循声一看，是萧观。好久不见，我有点不敢确信站在我面前的那个人就是萧观。麦色皮肤，大冬天穿着短袖，露出粗壮有力的双臂。我对萧观的印象一直都是成功的儒商，没想到他穿衣显瘦，脱衣显肉，浑身上下洋溢着节日的喜气和过人的精力。他穿着一套白色的网球衫，背着一个巨大的网球包，好整以暇地等在一边。



“萧总？”

“刚打完球回来，顺便来接你。这位想必是大名鼎鼎的王沥川先生。”他伸出手，和沥川握了握，很热情，很老练。

“您是……”

“萧观，来自九通翻译。安妮现在的人事关系还在九通，所以我和你都算是她的上司。”

“萧先生，您好。”

“我和贵公司的江总、张总非常熟，除了翻译，我们还有其他的业务联系。我也做一点房地产。这是我的名片。”

为了双手接这张名片，沥川放下行李，又放下手杖，“对不起，我没带名片，下次一定补上。”

“听说温州的项目CGP已经中标了？”

“是的。萧先生是消息灵通人士。”

“以前在国家通讯社工作。恭喜恭喜！怎么样，我的干将安妮表现不错吧？”

“非常好。谢谢你们推荐她来CGP。”

萧观摆摆手，笑着说：“九通和CGP是什么关系？当然是给你们挑最好的。王总有车接吗？我可以开车送你。”

“谢谢，不用。我自己坐出租车就可以了。”

“那我就不客气把安妮拐走了。”萧观大大咧咧地抢过我的行李，提在手中。

“没问题。安妮需要好好放松一下。”沥川淡淡地说，“再见。”

“再见。”

在去停车场的路上，萧观说：“你受什么打击了，两只眼睛肿成这样？”

“马蜂蜇的。”

“撒谎也要讲科学，冬天哪里有马蜂？不是哭鼻子哭的吧？什么事那么严重，让你哭成这样？”

“不关你的事。”心情不好，讨厌他穷追猛打地问。

“给你发了邮件也不见你回，对我这个上司也太怠慢了吧？”他打开车门，示意我坐进去，“发现没，我换了一辆新车。”——是一辆奥迪的小跑车，车里散发着真皮的气味。

